

文武雙全前無古人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

(三)

●汪清澄

鬥雞賭博刺激殘忍

李惠堂早年就多次訪問過菲律賓，受過美國總督的茶會招待，菲國曾受西班牙統治三百多年，之後美國統治五十年，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才脫離美國統治而獨立，故早年最高行政長官是美國派的總督，獨立後民選總統奎松接見了他們，印象至為深刻。

球王說，奎松為人和藹可親，生活很平民化。他們球隊一行經過預約的簡單手續，由祕書長引入會客廳，奎松總統毫無拘束地和球員們逐個握手，娓娓長談，關於中菲兩國的體育運動情況，問得很仔細。

茶點後還帶大家到他的花園和小型博物館遊覽，拍了多張照片才告辭。可惜那

些珍貴而有歷史性的照片，在抗日戰爭時期，日本軍隊攻陷香港時，已隨其他的紀念品消失了。

從這次和奎松總統會晤，球王聯想到我國當時政治生態大多數是侯門深似海，警衛森嚴，官員擺官架子，是與民親善的大屏障，為政者又那能夠求得民隱，謀地方上興革的福利呢？

在咱們中國有鬥蟋蟀、鬥雀、鬥狗的玩意，但菲律賓人卻喜歡鬥雞。為了一新眼界，球王和他的隊友們由華僑導往下，參觀了一次鬥雞。鬥雞場中有上百隻雞得意高叫，尋求對敵，場裏面積不大，從樓上俯視下面的鬥雞台，一目了然。場內空氣十分溷濁，人聲嘈雜，常還伴有怪叫聲，除了一般遊客而外，大都是下流社會人物。

參加拼鬥的兩隻雄雞，腳上綁著鋒利的小彎刀，互相飛騰襲擊，皮破血流，羽毛紛紛脫落，就這樣一來一往，在圍觀的人群吶喊聲中互鬥。觀眾在鬥雞以前便有人下注賭博，賭鬥贏的一方，獲得彩金。在下五、六十年代，曾訪問菲律賓多次，也是由華僑朋友引導去參觀鬥雞，我看那種參加鬥的雞是特殊雞種，肌肉結實，很具鬥性，曾看過一場，不到一分鐘一隻雞的頭就被割了下來，只有一點皮掛在頸子上，鮮紅的血直流，看來跟西班牙鬥牛一樣，十分殘忍。但是當地的觀眾卻眉飛色舞，認為是好玩的刺激。

碧瑤避暑沁人心脾

菲律賓貧富差距一直很大，熱帶地方的人生性懶惰，民間賭博場所扒手特別多

他們恃著黨羽密佈，大多明目張膽，強取豪奪情況時有發生。球王他們到達當天，有位陳姓隊友，眼睜睜給扒手取去自來水筆一支，身強體壯的陳君，氣憤憤地本想和扒手論理，但經華僑力勸平怒息爭，以免事件擴大。走筆至此，想到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舒衷正，七十年代應邀赴馬尼拉講學，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，曾有被三次搶奪手錶、鋼筆的紀錄。在下也有一次陪同台北國立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王君，在街上散步，他丟了一個菸蒂在地上，立刻有個菲人青年跑來指責這是違規行為，他有權要求罰菲幣五元，而當時地上的菸蒂，隨處可見。這應算是變相搶奪，不過他們胃口不大。

馬尼拉天氣苦熱，早年還沒有普遍使用冷氣，到了夜晚悶熱得不能入睡，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二屆亞洲運動會，台北有三十多位新聞記者前往採訪，華僑招待大家住在一家大旅館，在下也在其中，曾嘗過這一滋味，球王的訪問更早在一、二十年，當然更無冷氣的享受。在馬尼拉以約百里，有一個避暑的好地方叫碧瑤，他應華僑朋友余君盛約，乘汽車幸福地往遊一次。

球王說車程約三個多小時，沿途風景也不錯，到了碧瑤山麓，當眼處豎起一塊大木牌，上面寫著明顯的英文告示，大意是：「駕駛得慢，你可以賞覽碧瑤的風光；駕駛得快，你祇可去看碧瑤的監獄。」這幾句使駕駛人警惕的文字，覺得有些特別，但聽說頗收奇效。

碧瑤在海拔約一千二百公尺以上，從山腳一直到半山的小鎮，山路蜿蜒曲折，黃昏時候的氣溫有如我國的初冬，空氣清新，沁人心脾，穿了羊毛小褂還有點戰慄。沿山有茂林修竹，魚池麥田，一望碧綠的境界，使人變換了凡俗的思潮，充滿幽靜自然的情調。

到了小鎮，在一間百粵同鄉開設的旅館歇腳，設備簡美，予人以舒適的快感。那裏有游泳池、保齡球場、桌球場、山波場及種種可供大批遊客運動的設備，住在那裏，可以享受鳥語花香的風光，活像桃花源裏的避秦人，不知塵世間有艱苦的事了。休憩了三天，胃口大開，回到馬尼拉量體重，增加了三磅。

林珠光出錢又出力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談菲律賓華

僑的體育活動，沒有人不知道林珠光的大名，他是福建廈門人，從小生長在馬尼拉，先世是有名的大木材商。他熱心體育活動，出錢出力，十分豪爽，旅菲僑胞給他一個「小孟嘗」的雅號。他擅長田徑和籃球，對足球也有特殊的興趣，一九二八年李惠堂在上海領導的樂華隊，首次遠征菲律賓，就是他獨資邀往的。

李惠堂認為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〇年，林珠光選了菲律賓華僑籃球的精英，加上國內的幾員健將，作遠征美國的壯舉。林珠光訂明凡比賽所有門票收入，全部捐給當地的青年會，作為發展體育活動的基金，而球隊的一切來回旅費雜費，都由他個人負擔。他自任領隊，全隊有整齊美觀的隊服，是當時遠征運動團隊中最漂亮最有生氣的一隊，據說這一趟遊美國，他花了二十萬以上的菲幣。

林珠光還有培植青年學子的美德，運動員中好學由他資助唸完大學的有好幾人。菲律賓華僑的運動水準，因為他的提倡提高了不少，尤其是籃球，在戰後成為我國參加奧運會及亞運會的主力。在下也曾見過他幾次，雖然在晚年千金散盡，生活平淡，但在菲律賓華僑社會中，仍很受人

中 尊 敬。

誤認臉盆三年歹運

六七十年前要到法國統治下的越南（當時叫安南）去訪問，需要乘海洋巨輪，球王當年乘輪船去西貢（今為胡志明市），有這樣一個印象。他說西貢別名東方小巴黎，很多人以為那是相當神秘的地方，其實西貢和其他熱帶都市一式一樣，所不同的是多了些法國色彩而已。

他記得巨輪到了西貢湄公河口的外面，必須停火下錨，等候領江和潮汛，才慢慢地駛入有九十九灣的湄公河。由河口到西貢市雖不太遠，但因河道狹隘，河床不深，加以灣多，角度又大，領江的出盡力氣，戰戰兢兢，把船左搖右擺，最少要費三小時以上，才可以安穩地把巨輪帶到西貢市的碼頭。

這一段艱苦的旅程，使當年初到西貢的旅客，感覺到新奇驚喜，時而提心吊膽，好像要出什麼問題；時而又絕處逢生，走到柳暗花明的妙景。河岸兩旁青翠的景色，也足以游目騁懷。聽說淺灘上還常有鱷魚出現，顯然當年這個三角洲人口不多。

在西貢市頭等的旅館中，每個房間都

有一個類似馬桶的洋磁盆，前面有冷熱水管的龍頭。這種設備在國內和其他地方是少見的。球王說上海樂華隊第一次到西貢的時候，有一位隊員放下行李，忽覺需要上「大號」，他看見這個潔白的磁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坐上去，以為可以舒舒服服地解一次大便，正在怡然自得的時候，看見了那兩個水龍頭，不禁又懷疑起來，心想如果是馬桶，則水龍頭明明寫著「冷一熱，又何必要用熱水沖洗？他越想越奇妙，越想越不明白，到了「公事」完畢，開水管一沖，因為出水處洞口很小，排泄物一時無法沖走，那時著急起來，知道是自己鬧出笑話了。

後來探詢識途老馬，才知道那個有兩個水龍頭的洋磁盆子，是婦女們專用的洗滌器。球王說我們隊裏那位仁兄，把洗滌盆錯認為馬桶，還不算倒楣，聽說後來有一支球隊的隊員，自作聰明，以為有了熱水龍頭竟誤會為洗臉盆，居然大洗其臉，從此走了三年的歹運。

法國人的吝嗇招待

那次到西貢還遭遇到足球總會法國人

的吝嗇招待，球王說凡當年到過西貢的足球隊，都有這種感受。

首先他們會很隆重而大方的送來一張請柬，請你去參加某某宴會，或某地郊遊，到了約期，漂亮的汽車會停在旅館門口等著，風馳電掣，很有氣派，請客的一飲一食，也水陸雜陳，無美不備，使客人感覺無限舒適，非常窩心，承認這東道主的盛情，真有桃花潭水深千丈的美意。

誰知道最後他們拿出帳單，上面開列著汽車費若干，餐飲費若干，所有那天的開消，都一分一文的列入你的帳內，由球隊份內應得的數目扣除（或將費用平分負擔），使人看了哭笑不得，有時和他們理論起來，還會發生惡感，因此很多客人情願吃虧，不願意因為這些不多的費用爭執起來。球王說天下事無奇不有，不過像這種猶太式的東道，以後並未有再遇的機緣。

地頭蟲竟夜郎自大

當年越南的足球水準，和菲律賓不相上下，後來進步很多，不過粗野的舉動，到很相似，雖然兩地也有善良的球員，但卻寥若晨星。越南隊有「地頭蟲」的渾名

，在西貢球場和他們比賽，是不容易制服他們的。那兒天氣也是酷熱，後來也有夜間燈光足球場，但設備方面，遠不及菲律賓。球場狹小，皮球輕細，比賽時常在雨中進行，場地濕滑，客隊不習慣這種環境，必然覺得球技難以施展，常吃大虧。越南人短小精悍，奔跑快速，無論球場怎樣泥濘，他們滿不在乎，都能進退如意，但一離開家園就不行了。

有一次他們夜郎自大，以為本身技術不錯，不自量力的組織球隊想遠征歐洲，誰知到了馬來亞，在友誼賽中被星洲聯隊迎頭痛擊，以一比九慘敗下來，這樣一來，有如冷水澆頭，清醒過來，銳氣全消，祇好偃旗息鼓，回到西貢老巢，再下苦功，不敢作征歐洲的妄想了。

(三) 球王李惠堂的事故

球王說凡到西貢去賽球的外隊，總會得到一種經驗和教訓，那便是採用殺傷消耗戰術，客隊到達之初，他們先派乙隊和你周旋，這隊人馬有特殊的訓練和使命，他們的目的是盡量減削客軍的戰鬥力，勝敗在所不計，球員都是些球技平庸，舉動粗野的一批，主要目標是針對客軍主力傷毀挫折，好讓第二場由他們甲隊出馬時，把你殺個淋漓痛快。

很多經驗稍差的客軍，常常會上了他們的大當，第一場拼命應付，來個下馬威，結果雖然贏了，也付上相當的代價，到第二戰筋疲力竭，甚至主力受傷，有如強弩之末，於是便成了他們甲隊腳下的敗兵，這就是他們的殺傷消耗戰術，是不道德的，能用這種戰術，和當時的比賽規則也有關係，近幾十年來球規已改進多了。

李惠堂足力萬鈞，球出如矢，姿勢美妙，且無論任何角度射門都具威力，因此產生不少傳說，說他能連人帶球都射進網裏，說他踢死過人，到底真象如何？筆者請他詳細敘說。

球王說，他半身南北，踢了三十多年的國際足球，走遍天涯，在球場上均絕對服從裁判員的判決，不存心傷人，對方來犯也從不以牙還牙，僅有一九三一年在對西貢安南球會的一場比賽，為了自衛保命，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，一時腳不留情，竟斷送了一個觀眾的生命，每追憶起來，心裏猶覺萬分難過，深自疚悔一時過於魯莽，不該舉足太重，把一個安南朋友犧牲了。

事件的起因是譚江柏（即當今歌影雙棲紅星譚詠麟「阿倫」的父親）隊友和安南隊的右後衛發生衝突。那天球王悔不該貪圖安逸，退作後衛，和江柏對調位置，否則或可避免這一場大風波。江柏被對方後衛揮拳相向，因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，便以牙還牙地動起手腳來，打成一團。本來足球賽中的小衝突是常有的事，但那次正逢安南民氣激昂，反法的空氣濃厚，準備找機會發動。他們侍著人馬眾多，從球場外一時蜂擁入場助戰的觀眾有幾百人，同時我們的華僑同胞也看不過眼，紛紛加入協助解圍，造成了全武行的嚴重局面。

李惠堂站在後衛的位置，和出事地點相隔很遠，本來和他沒有一點干係，但球王一片熱誠，很想息事寧人，把風波平抑下來，便從老遠的安全區域跑到危險地帶，滿以為可以調停和解，那知道一入重圍，在殺氣沖天，人聲嘈雜中，不但無說話餘地，還覺得渾身受到攻擊，拳腳交加。這突如其來的襲擊，確有點迅雷不及掩耳。球王那時勢成騎虎，為了自衛，也動起拳腳來，用球鞋作武器，亟望打開一條出路。

球王定睛四圍一看，因在核心作戰的

踢死了人畢生懺悔

隊友，除了譚江柏以外，還有馮景祥、葉北華、鄭少康、朱國倫等各前鋒諸將，他見各人各自為戰，形勢惡劣，眾寡懸殊，差不多以一對百，於是大聲疾呼，使兩人成一小組，背對背隨戰隨退，以防別人從後襲擊。這樣一來減少了吃虧成分，同時在吶喊聲中，分辨出很多粵籍同胞的聲音，知道助戰有人，心膽頓壯。但是安南人和我們的同胞，面孔膚色服裝相同，是敵是友，難以識別，只好由對方先發制人，等他們動手打過來，才知道誰敵人，予以還擊。

在酣戰中，一個安南少年，足登木屐，從側面拿木棍向球王後腦敲擊一下，轉身便跑。球王是和葉北華合組作戰的，他被這出其不意的一擊，心有不甘，得北華指出那少年的去向，便急足追蹤以報一棒之仇。

國軍警已紛紛趕到，將一場風波，鎮壓下來。這一次雙方群毆，有數十人受傷。兩個月後球王率隊移師新加坡，得西貢僑胞的來信，被球王踢傷的那個安南少年人，留醫二十四天後，不治去世，並且囑球王一行歸途不要再經安南，以免再生事端。

就在這一剎那間，那個安南少年可能是過度驚嚇，竟失足跌倒，當身體還未和地面接觸時候，球王正好從後面趕到，趁勢在其下頷處猛力一蹴，整個身體被球王踢了起來，祇聽啞約一聲便倒下去了。

球王和幾個隊友轉戰到大看台前，法

球王提起這件事就非常懊惱，使他那一向恬靜的心靈，永遠存有一劃不可磨滅的創痕。他說因球賽而打架，已屬萬分不幸，更因球賽而戕害生命，更不是初心所願，因一時性起，自衛過當，足下不留情，使他畢生懺悔。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
之三十四

鐵血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叁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開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基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忠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